

报告 / 2022年8月

南非的小型 武器和弹药



致谢

此份报告是“中非欧就防止常规武器和弹药在非洲转用对话与合作”项目的系列出版物之一。该项目由中国裁军与军控协会、更安全世界（Saferworld）和安全研究与信息中心（SRIC）共同实施，并得到欧盟的大力资助。



欧盟根据2019年7月31日通过的
理事会第2019/1298号决定
（共同外交与安全政策）予以资助

作者

本报告由盖伊·兰姆（Guy Lamb）撰写。

缩略词

CFR	中央枪支登记处
DFOs	指定枪械官员
EWG	专家工作组
FCA	《枪支管制法》
IPFA	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
ICVPS	实施《预防犯罪和暴力综合战略》
PSIRA	私人安保行业监管局
SADC	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
SALW	轻小武器
SAPS	南非警察署

©更安全世界，2022年8月。版权所有。未经完全引用，不得以任何形式或通过任何电子、机械、影印、录制或其他方式将本出版物的任何部分复制，将其存储在检索系统中或进行传播。更安全世界欢迎并鼓励使用和传播本出版物所载材料。

封面照片：2022年7月11日，16人在约翰内斯堡索韦托的诺姆扎莫非正式定居点的一家小酒馆内被身份不明的枪手杀害。一名警察正在案发现场监视。© 路透社/Siphiwe Sibeko

一. 背景和语境

近年来，尽管有各种区域和国际倡议，非法或缺乏控制的小型武器和弹药在许多非洲国家的贸易和转用仍然处于令人震惊的水平。小型武器和弹药持续助长内战，暴力团体得以对政府、社区、人道主义援助人员和联合国维和人员发动袭击。一些国家的安全部队对平民实施的无差别武装袭击和其他虐待行径也在社区中造成恐惧和怨恨。这些袭击助长了严重的暴力犯罪，也削弱了可持续和平的前景。南非就是这样一个暴力犯罪非常严重的国家。这其中，非法小武器（或枪支）和弹药的扩散和易于获得起到了关键作用。

我们因此亟需新的区域和国际间合作方式，通过更加合作和有效的方式帮助解决这一问题。因此，根据欧盟理事会第（CFSP）2019/1298号决定，2019年11月，更安全世界与非洲和中国伙伴合作，启动了一个为期三年的项目，支持“非洲—中国—欧洲防止武器和弹药在非洲转用的对话与合作”。该项目旨在提高非洲、中国和欧洲国家对于以下问题的认识，既非法流向未获授权行为者的武器，尤其是轻小武器及其弹药，是如何加剧整个非洲的不安全和暴力，从而破坏社会凝聚力、公共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的。此外，该项目亦期通过展示有效的武器出口管制和武器国内管制可以减少武器转用至非法市场的风险，从而促进合法武器贸易中的问责制和责任感。

该项目的核心基础是一个非官方性质的非洲—中国—欧洲专家工作组。这个专家工作组由九名成员组成：非洲、中国和欧洲各三名成员。专家工作组的任务是明确欧盟、中国和非洲各国政府如何在打击非洲非法武器弹药方面进行最好的协助和合作，并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建议。为此，专家工作组参与政策对话、与官员和民间团体进行协商、进行实地考察和研究工作。

二. 目标

这份关于南非小型武器（枪支）和弹药的研究报告将讨论和分析以下内容：

- 现行关于枪支和弹药生产、转让和贸易以及民用许可管理的国家规则和条例
- 非法枪支和弹药的来源
- 来自境外的枪支和弹药在非法市场流通的证据
- 向南非非法市场供应枪支和弹药的主要媒介
- 南非政府为应对枪支和弹药的非法贸易和扩散而采取的对策和干预措施
- 包括国际转让管制机制在内的其他一些制止枪支和弹药转用的必要行动。



在南非德班的一个枪击案现场，一名警察提着一把装在证据袋里的枪，2019年2月25日。© 路透社/Rogan Ward

三. 研究方法

本报告的数据通过文献分析与具有轻小武器管制经验和相关犯罪专业知识的利益攸关方的访谈采集而成。

用于文献分析的文件涵盖以下类型：

- 官方报告、战略计划、专题讲座、演讲以及相关的官方和公众会议记录
- 相关立法和政策文件
- 研究报告和其他相关学术出版刊物
- 就《枪支管制法》（Firearms Control Act）修订案提交的公开意见书
- 媒体报道、观点文章和博客帖子

四. 术语

“小型武器和轻型武器”（small arms and light weapons, SALW）一词在南非使用并不广泛。“枪支”（firearm）一词的使用更为普遍，因为它是南非枪支管制立法和政策文件中使用的术语。因此，本报告将大量使用“枪支”一词。

五. 南非的枪支/小型武器、弹药生产和合法转让

南非的防务工业为非洲规模之最，其中包含一个规模不大的轻小武器和弹药产业。小型武器和小型武器弹药由私营公司和国有企业——基本是专注于防务相关设备和技术制造和开发的国有企业丹尼尔（Denel）集团旗下公司——生产。这方面的主要公司罗列在表1。

南非生产的大部分轻小武器和弹药或者供应出口市场，或者供本国政府使用。2020年和2021年，弹药出口到澳大利亚、法国、德国、约旦、肯尼亚、马拉维、马来西亚、荷兰、巴基斯坦、菲律宾、卡塔尔、泰国、土耳其、阿联酋和美国等国家。同一时期，少量轻型武器出口到巴西、巴基斯坦、瑞士、阿联酋、英国和美国。国家常规武器控制委员会发布的2020年和2021年报告也显示，南非的轻小武器出口量较小。¹

民用枪支和弹药通常由军火中介商和枪支商店/批发商从各国进口。南非从中国、捷克共和国、斯洛伐克、土耳其、英国和美国等国家进口枪支和弹药。按照《国家常规武器管制法》和南非警察署（South African Police Service, SAPS）的规定，公司和个人要进口枪支/小型武器和有关弹药，必须向南非警察署申请进口许可。

近年来，由于受到严重的腐败、管理不善、出口减少和新冠疫情的影响，国有企业丹尼尔集团旗下公司的武器和弹药生产（及其出口）每况愈下。本文撰写之时，丹尼尔集团实际上已经资不抵债。²

表1：主要的轻小武器生产公司

莱茵金属丹尼尔弹药（私人）有限公司（Rheinmetall Denel Munition (Pty) Ltd）	该公司由莱茵金属股份有限公司（51%的股份）和丹尼尔共同拥有。它生产各种口径的军用弹药。南非国防军的一些武器和弹药来自该公司。
米尔科私人有限公司（Milkor Pty Ltd）	米尔科公司的主要产品是MGL-MK1肩射型榴弹发射器。
维克多公司（Vektor）	维克多公司为军事部门设计、开发和制造突击步枪、速射加农炮和迫击炮。
比勒陀利亚金属压制公司（Pretoria Metal Pressings）	比勒陀利亚金属压制公司成立于1931年，是半国营企业丹尼尔公司的子公司，主要开发和生产军用和民用（体育）小型至中型口径的弹药。
特鲁维罗制造商（Truvelo Manufacturers）	特鲁维罗制造集团的军械库部门成立于1970年。它生产军用武器，尤其是狙击步枪。
涟漪效应公司（Ripple Effect）	该公司生产手持式榴弹发射器。

六. 南非的枪支暴力事件

南非暴力程度尤其严重。它是世界上凶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仅次于牙买加、洪都拉斯、委内瑞拉和波多黎各。³其他各种形式的暴力在南非也很普遍，包括抢劫、袭击以及对妇女和儿童的暴力，发生率都很高。⁴这种暴力的基础是南非殖民主义和种族隔离的历史，这些历史使极端不平等、贫穷、高失业率和结构性暴力根深蒂固。当代暴力的关键促因包括社会规范和信条普遍认可通过暴力来管理人际和群体间冲突的方式。除了武器——特别是枪支——极易获取以外，酒精和毒品滥用也进一步加剧了暴力程度。⁵

枪支是最常用于谋杀、谋杀未遂、还有恶性抢劫的武器。在2000–2001年度，使用枪支谋杀占有谋杀案件的52%；在接下来的十年里，这一数字持续下降，直至2011–2012年度的30%。⁶而在此之后，较之于锐器，枪支在谋杀案件中的使用稳步增长。在2015–2016年度至2020–2021年度期间，枪支谋杀案件的数量增加了55%。此外，在2020–2021年度，枪支谋杀案件占南非所有谋杀案件的42%（见图1）。⁷2019年，南非与枪支有关的死亡人数在204个国家中排名第三十一，枪杀死亡率在非洲排名第二，仅次于莱索托。

近期南非枪支犯罪的上升似乎与非法枪支供应的增加有关。这些非法枪支主要从警察系统以及民用枪支的合法持有者手中流出。⁸在2011–2012年度至2018–2019年度间，约有78,547件获得许可的民用枪支登记挂失或失窃。有许多报告称这类武器被用于犯罪活动。

枪支也是凶犯针对儿童实施犯罪时使用的第二大类常见凶器，在近年来所有儿童谋杀案件中约占百分之十八。在15至17岁的青少年受害者中，枪伤占谋杀总数的一半以上，在男性青少年中这一比例明显更高。⁹



2022年7月11日，南非索韦托的一家酒吧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6人死亡。警察在巡逻搜查非法枪支时询问一名男子。
 © 美联社/舒特斯托克公司/Shirraaz Mohamed

图1：谋杀案件中使用的枪支、刀具和其他锐器

来源：南非警察署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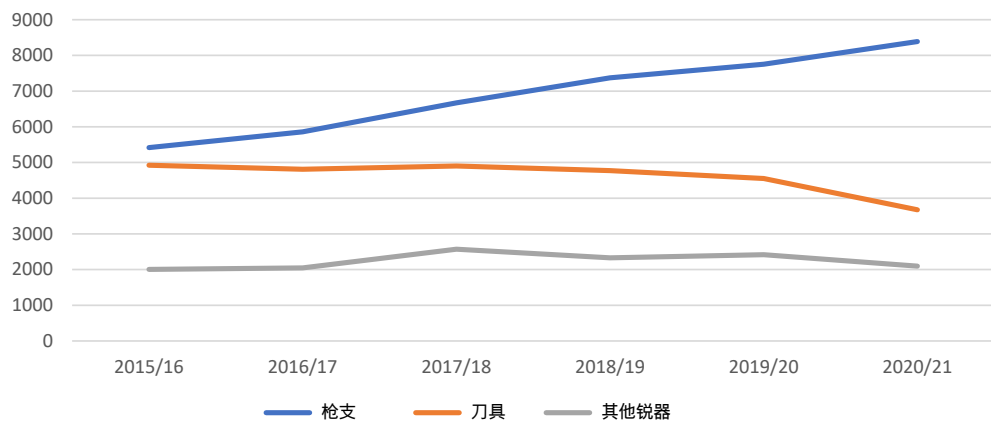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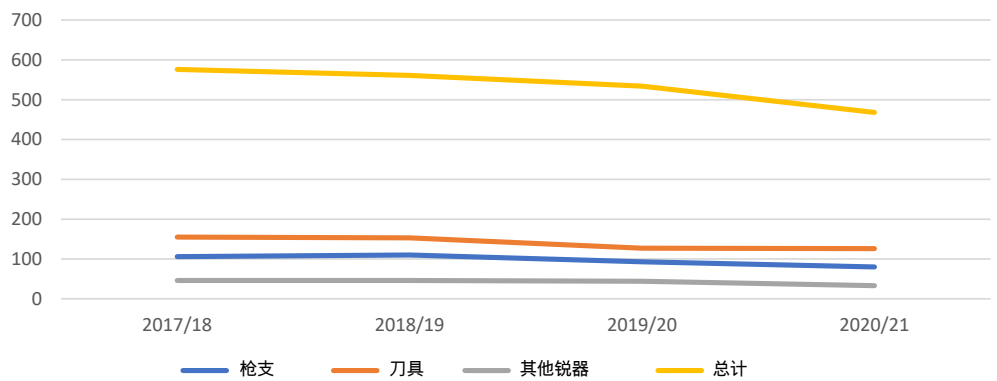


图2：儿童谋杀案件中使用的枪支、刀具和其他锐器

来源：南非警察署数据



七. 南非的枪支管制

7.1 《枪支管制法》

从1980年代末期到1990年代末期，人际间枪支犯罪大幅增加。例如，1989年至1992年期间，持枪抢劫的比率上升了40%（从每10万人中252起上升到375起），而有记录的枪支谋杀率也从80年代大部分时间的每10万人4起左右上升到了每10万人10起。¹⁰因此，自90年代末期，南非警察署开始实施更严格的枪支管制措施，并于2000年通过了《枪支管制法》。这些管制措施规定了更严格的枪支许可发放程序，例如改进背景调查、提高安全储存要求、提高持有枪支的最低年龄限度，以及限制个人可持有枪支和弹药的数量。《枪支管制法》亦对枪支和弹药的制造和交易作出管制规定。南非警察署的工作重点则是在南非和邻国莫桑比克（与莫桑比克警察合作）查获非法枪支。

2000年至2010年期间，南非警察署对枪支许可申请人进行了更彻底的审查。与2000年以前相比，这段时期内获得批准的枪支许可申请数量大幅减少。¹¹在1994年至1999年间，南非警察署中央枪支登记处每年平均批准194,000份枪支许可申请。在2000年及2001年，每年平均发放许可证的数目为146,500宗，降低了24%。在2000–2001年度至2003–2004年度期间，中央枪支登记处发放的枪支许可证的数目则为平均每年107,203宗。截至2003年，在南非警察署枪支登记系统记录在案的获得许可的枪支总数已由1999年的450万支下降到370万支。¹²2004–2005年度至2009–2010年度，经中央枪支登记处批准的枪支许可证的数目锐减至平均每年9,886宗。¹³此后，从2009年到2016年，获批枪支许可证的数量大幅增加（见下图3）。南非警察署通常不会定期公布获得批准的枪支许可申请的数据，而在其年度报告中会指出当年审理完成的许可申请数量。而从2017年开始不再公布每年的枪支许可批准数据，是因为枪支利益团体一直在就枪支许可申请遭拒一事提出法律挑战。

2021年6月，警察部部长报告指出在南非有1,614,291个人获得许可证，拥有总共2,718,300支枪支。又据报告，官方机构（例如南非警察署和南非国防军）拥有3,467,398支枪支，其他政府机构拥有164,249支枪支。¹⁴2019年，南非警察署报告称，2,677家私人安保公司注册了102,943支枪支。¹⁵

7.2 跨境控制

莫桑比克内战遗留下来的轻小武器助长了1990年代南非严重的枪支暴力。因此，南非警察署与莫桑比克警察进行了收集和销毁武器的联合行动（“雷切尔行动”），这些行动似乎也减缓了境外非法枪支输入南非的程度（见右边表2）。

自2000年代初期以来，非法小型武器的跨境转让一直呈下降趋势。在一定程度上由南非警察署边防警察缴获的枪支数量可以印证这一趋势。自2002–2003年度以来，南非各入境点没收枪支的情况总体呈下降趋势（见图4）。南非警察署在2005年报告称，出现这一下降趋势的原因是南非警察署根据警署的枪支战略，“加强了边境管理”，并“在大多数主要出入境点改进了其他安全措施”。¹⁶随后的南非警察署关于缴获非法枪支的年度报告中也不时提到这些观点。自从2008–2009年度以来，在南非边境口岸没收的枪支数量持续大幅减少，其中2019–2020年度最为明显，这很可能是由新冠疫情期间的旅行限制规定所致（如图4所示）。此外，在过去的15年中，南部非洲地区的跨境枪支走私也不是南部非洲区域警察局长合作组织的主要关注领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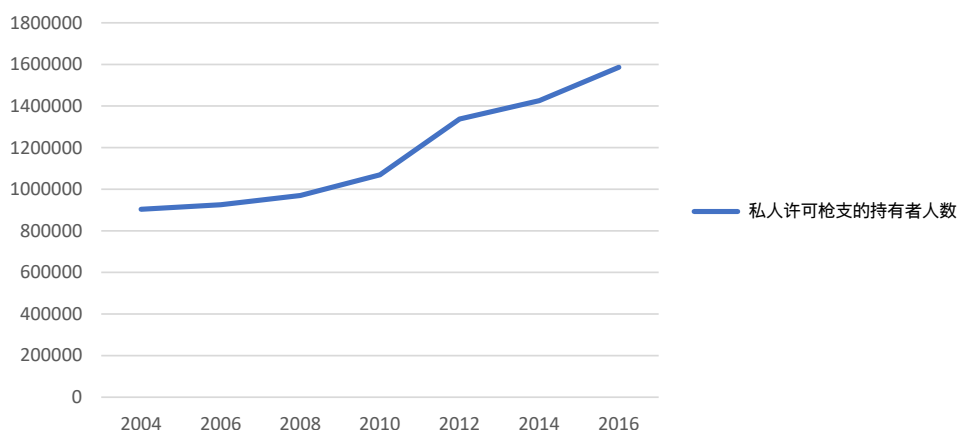
表2：1995—2008年的雷切尔行动

年份	销毁的枪支	销毁的弹药（发）
1995	1,127	23,153
1996	488	136,639
1997	5,683	3,000,000
1998	4,693	155,314
1999	12,036	3,315,106
2000	2,415	83,276
2001	3,930	486,000
2002	4,930	11,004,018
2003	1,637	2,200,001
2004	2,453	2,100,038
2005	3,189	1,666,808
2006	3,170	300,000
2007	0	0
2008	6,124	7,000,000
总计	51,875	31,470,353

来源：小约翰和米勒德（2009）

图3：私人许可枪支的持有者人数：2004–2016

来源：南非警察署历年年度报告



然而，拥有非法枪支的南非人被邻国警察逮捕时有发生。例如，2021年11月，两名持有一把军用突击步枪和一把手枪的南非公民在哈博罗内被博茨瓦纳警方逮捕。¹⁷津巴布韦警方称，在2020年10月津巴布韦的系列犯罪中，有来自南非的武装罪犯参与其中。¹⁸2022年，据南非《星期日时报》报道，2014年雅各布·祖马（Jacob Zuma）担任总统期间，南非备受争议的国家安全局特工涉嫌通过总统专机向莱索托走私突击步枪。¹⁹

在次区域层面，2004年通过了《南部非洲发展共同体枪支议定书》。南非在编制执行本协议的标准操作程序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有助于南部非洲区域各国小型武器立法的日益统一。

7.3 特赦

为了降低民用枪支进入非法市场的可能性，南非警察署的历任部长们于2005年、2010年和2019–2020年度宣布了三次全国范围的枪支特赦。特赦旨在鼓励民用枪支持有者向南非警

署交出那些他们不想继续持有、或者非法持有的枪支，²⁰而不必担心受到起诉。²¹前两次特赦总共收缴近105,000支枪支和170万发弹药。²²第三次、也是最近的一次特赦发生在2019年12月1日至2020年5月31日之间，随后延长至2021年1月31日。根据南非警察署的统计，在第三次特赦期间收缴165,715支枪支和超过723,000多发弹药。²³

7.4 高密度行动

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南非警察署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高密度的行动（“饱和警力”），试图减少犯罪高发地区过高的犯罪率。采取这种方式的主要动机是通过将警力资源集中在这类犯罪热点地区，政府“希望能降低全国范围内的严重犯罪”。²⁴这类行动的一个关键目标是查缴非法小武器弹药并逮捕拥有这类违禁品的人员。研究证明，这些行动对减少犯罪高发地区的枪支谋杀案件起到了很大作用。²⁵

图4：南非警察署边境警察缴获的枪支：1997–1998年度至2020–2021年度

来源：南非警察署历年年报



八. 枪支和弹药的转用

南非最严重的枪支犯罪都与非法枪支和弹药有关。以下涉及枪支使用的犯罪中，90%以上和手枪有关：谋杀、谋杀未遂、恶性抢劫、住宅抢劫、商业抢劫和劫车。²⁶许多非法枪支会流通很长一段时间，并经常反复被用来实施犯罪。例如，南非情报局的脸书动态以及南非警察署#让枪支远离街头#的话题标签（上面有许多由南非警察署和其他执法机构查缴或没收的非法武器的图片）都显示，尽管查获枪支中也有外观较新的枪支，许多被没收的非法枪支是经过频繁使用的。大部分被没收的枪支是手枪，偶尔也会出现霰弹枪和猎枪。²⁷

南非的案例研究和民族志研究表明，使用非法枪支实施暴力犯罪的人，要么直接通过盗窃或抢劫的方式从合法持有这种武器的人那里获得枪支，要么通过黑市中介间接获得枪支。偷盗枪支供自己使用的人绝大多数是小型犯罪集团的成员，他们从事街头、入室和商业抢劫，除其他贵重物品外，还偷窃枪支。²⁸非法枪支中介往往与有组织犯罪集团（包括街头帮派）有联系。这些集团偷窃或者购买被盗或遗失的许可枪支、或是政府持有枪支；或者贿赂那些能够接触枪支和弹药的、腐败的政府官员。盗窃来的枪支随后经常被转卖。例如，著名的南非艺术家埃斯特·马兰古（Ester Mahlangu）的许可手枪在2022年3月的一次入室抢劫中被盗。警察在随后的一个月里找到了那支枪，并报告说，这把枪自最初被盗以来已经被转卖了四次。²⁹

枪支转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大量获得许可的枪支遭到遗失或被盗，而这些丢失和失窃却没有报警备案。例如，2022年2月，南非警察署官员拘捕了四名与非法持有枪支有关的男子。涉案枪支登记在一名死于2019年的比勒陀利亚男子名下，但没有向警方报告枪支丢失或被盗的记录。³⁰

涉嫌枪支和弹药转用的还有私人保安公司。卡琳·多利（Caryn Dolley）在对开普敦黑社会犯罪的调查报告中披露，为了获取枪支，一个有组织的犯罪团伙成立了私人保安公司。这意味着团伙头目指示没有犯罪记录的团伙成员向私人安行业务管理局（Private Security Industry Regulatory Authority, PSIRA）申请公司认证。一旦获得认证，这些公司就可以申

请枪支许可。³¹已经停止运营（或被私人安行业务管理局注销登记）的私人保安公司所持有的枪支也很容易被转用，³²因此南非警察署定期对这类公司进行检查。例如，在2020–2021年度，南非警察署中央枪支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对165家被私人安行业务管理局注销登记的保安公司进行了检查，并没收了3,058支枪和6,823发弹药。³³

近年来，每年有9,000至10,000支获得许可的民用枪支被盗或遗失。2000年至2014年期间，据报道有20多万支合法枪支丢失或被盗。在此期间，所有丢失或失窃的获得许可的枪支中，只有30%被警察追回。³⁴这些枪支大部分之前都是由私人（民用）持有者经许可持有。2003–2004年度至2015–2016年度期间，枪支遗失和失窃的程度显著下降（见图6）；这要归因于《枪支管制法》更严格的许可要求。

南非警察署也对枪支遗失和失窃负有责任。平均而言，他们丢失或被盗的枪支数量大约相当于每年民用枪支丢失或被盗数量的十分之一（见图7）。虽然警察因为拥有枪支而成为犯罪分子的目标，但也有一些警察因为疏忽而遗失枪支。南非警察署内部枪支管控措施的薄弱环节也导致了这类转用的发生（包括腐败）。如果警察局内部枪支管控得以改善，这种损失和盗窃是可以减少的。南非国防军报告的枪支遗失和失窃水平要低得多（尽管他们的数据不如南非警察署的数据可靠）。例如，在2017年4月1日至2019年12月31日期间，有80支枪和近8000发弹药遭窃。

虽然缺乏弹药转用方面的数据，但在2013–2014年度至2018–2019年度期间，南非警察署报告称，属于南非警察署的960万发弹药下落不明。有观点认为，弹药的记录保存不当，但极有可能其中很大一部分已经落入了犯罪分子的手中。“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全球倡议”最近提交的一份报告指出，根据小道消息，一些与黑社会有联系的枪支许可持有人一直在利用他们的许可获取大量弹药，而这些弹药之后被用于犯罪活动。³⁵

参与枪支和弹药转用调查的警方官员表示，有组织的犯罪集团能够获得手枪子弹反映出对合法源头的控制不力。³⁶由于缺乏有效的监测系统，《枪支管制法》中规定的弹药限制并没有得到执行，民用弹药库存有可能被用于犯罪活动。

图5：非法持有的枪支和弹药(总数)：1994–1995年度至2020–2021年度

来源：南非警察署历年年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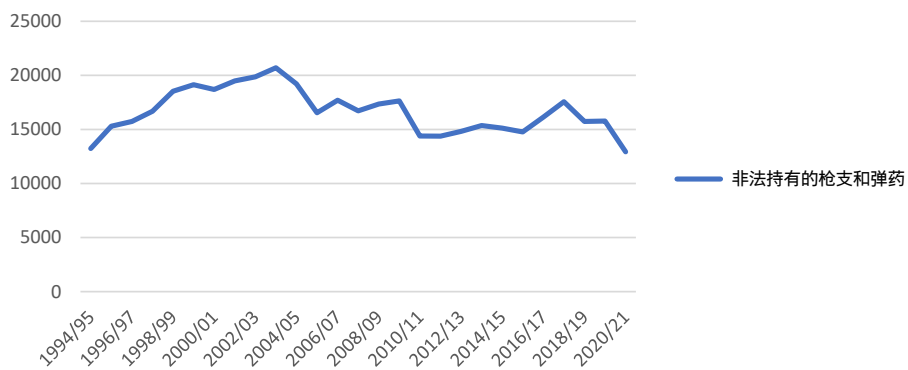


图6：登记挂失和失窃的民用枪支：1995–1996年度到2020–2021年度

来源：南非警察署历年年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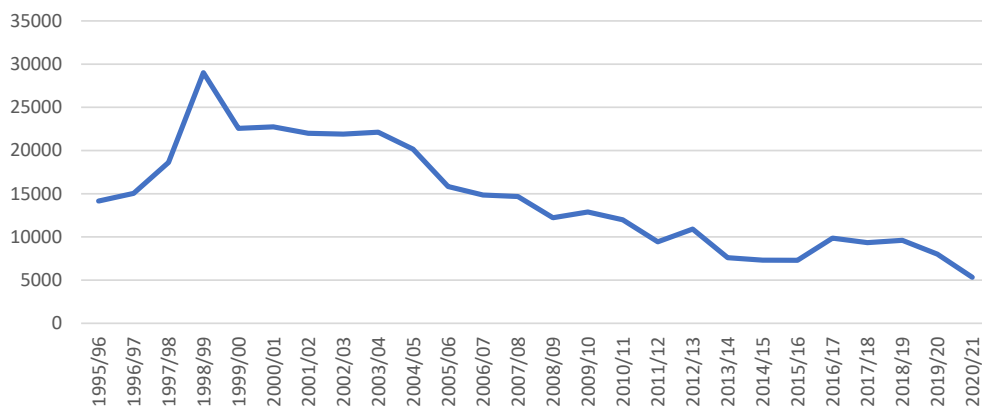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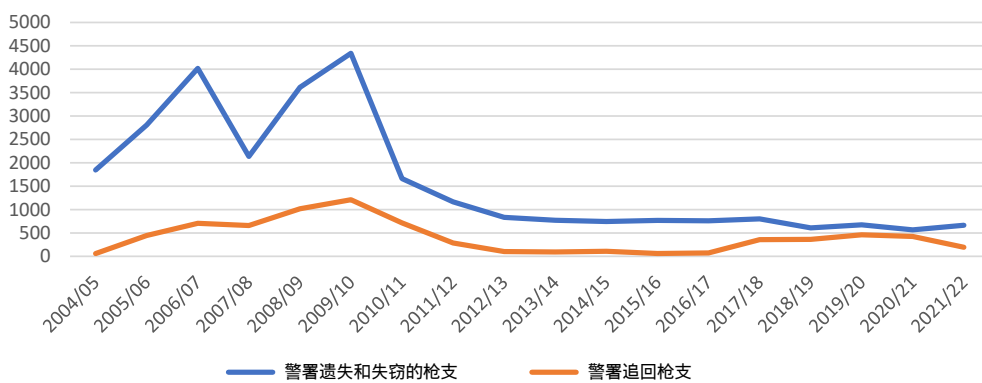


图7：南非警察署遗失和失窃的枪支与警署追回枪支的对比图：2004–2005年度到2020–2021年度

来源：南非警察署历年年报



在约翰内斯堡南部的弗里尼欣，非法的、丢失的和不再需要的枪支将被警察销毁，2015年1月16日。© 路透社/Siphiwe Sibeko

九. 警察腐败与枪支

9.1 枪支许可和腐败

自2010年以来，负责南非枪支许可管理、并对警方持有枪支实行管制的某些警务人员之中一直存在着集中形式的腐败行为。这些腐败行为导致了数千支枪流入犯罪集团手中，以及向不合适持枪的人群发放枪支许可的欺诈行为。这一直是公众和政府共同关注的一个重要领域，因为枪支历来是南非谋杀和枪劫中最常用的武器。

十多年以来，在南非警察署中央枪支登记处内部，警察腐败的风险一直在增加，尤其是在批准枪支许可方面。风险因素包括：机构功能失调；对中央枪支登记处工作人员施加政治压力，要求他们在90个工作日内处理许可申请，还要解决大量积压的许可问题；对处理许可申请的人员缺乏足够的监督；复杂的枪支许可申请程序滋生了各种腐败的可能性；反腐措施不力。因此，一些腐败丑闻被曝光也就不足为奇了。下面将讨论其中三项腐败丑闻。

2012年，针对中央枪支登记处的各种腐败指控，其负责人马塔佩洛·曼格瓦尼准将（Brigadier Mathapelo Mangwani）公开回应表示，当局正在调查有关中央枪支登记处腐败的举报，并称“我希望扭转这种局面。那些提供和接受贿赂者都应该承担相应后果”。³⁷具有讽刺意味的是，2013年，曼格瓦尼涉嫌收受约翰内斯堡一家大型枪支经销商戴夫·希尔枪械（Dave Sheer Guns）公司管理层的贿赂，从而快速办理该枪支经销商的许可申请。³⁸据称，米奇·舒尔茨（Mikey Schultz），这位自首承认杀害了知名矿业巨头布雷特·基布尔（Brett Keble）的凶手，就是通过这个腐败的方案获得了枪支许可证。这是一桩严重的腐败丑闻：除曼格瓦尼外，另有20名南非警察署警员牵涉其中，包括中央枪支登记处的工作人员和派出所一级的指定枪械官员。³⁹随后，这些南非警员被停职，曼格瓦尼被判犯有贪污罪，并于次年被南非警察署解雇。⁴⁰

2014年，调查人员发现，中央枪支登记处的官员在西开普省欺诈性地向拉尔夫·斯坦斯菲尔德（Ralph Stansfield，开普敦最大的帮派之一，28帮的头目）及其大约20名同伙（包括他的妻子、姐妹和其他亲属）发放了大量枪支许可证，据称是作为收受贿赂的交换。据说参与了这些贪污活动的南非警察署官员也涉嫌参与了销毁用于相关许可证申请的伪造文件。警方调查人员断言，在西开普省，这些枪支被用于一些最暴力社区的犯罪活动。在2000年至2006年期间，斯坦斯菲尔德曾四次试图获得枪支许可证，但均以失败告终。本文撰写之时，涉及斯坦斯菲尔德、他的同伙和中央枪支登记处的审判正在进行。⁴¹

2017年，西开普省和豪登省的夜总会安保行业发生了包括谋杀和谋杀未遂在内的一系列暴力事件，原因是个新兴团伙试图从现有的财团手中夺取该行业的控制权。本报告撰写之时，这个新兴团伙的关键人物正在开普敦法院庭受审，罪名是敲诈勒索。这个团伙利用在私人安保行业监管局注册的私人保安公司，特别是保安集团，以欺诈手段取得枪支许可。⁴²南非警察署随后进行了10次逮捕行动，本文撰写之时，该案正在法庭审理中。⁴³虽然尚不清楚南非警察署在发放相关枪支许可证方面是否存在腐败现象，但警察部门显然没有就必要的背景进行尽职调查。2020年，经验丰富的南非警察署探员查尔·金尼尔（Charl Kinnear）在开普敦自家门前遇刺身亡，他当时正在调查高级警官涉嫌参与有组织犯罪集团与枪支相关的敲诈勒索案。本文撰写之时，纳菲兹·莫达克（Nafiz Modack，一个与南非黑社会有关联的知名人物）正因谋杀金尼尔而受审。

在过去的20年里，还发生了一些案例，称派出所一级的指定枪械官员收受贿赂，非法为《枪支控制法》认定的不适合持有枪支许可的人提供许可申请的便利。最近一起案例发生在2018年的伦特谢尔（Lentegeur）派出所，两名指定枪械官员因收受贿赂，为一名已被认定不适合持有枪支许可的人办理许可证而被捕。⁴⁴在夸祖鲁-纳塔尔省（KwaZulu-Natal），有外国国民涉嫌向警察行贿以获得枪支许可证；而只有南非公民或永久居民才能申请枪支许可。⁴⁵2002年在菲利比（开普敦）也发生了指定枪械官员协助已知的黑帮分子获取枪支许可的案例。⁴⁶

中央枪支登记处的电子许可系统阻碍了对民用持枪许可施行管制的有效力度。南非国家警察署长对此表示，该系统的效用有限，而且“基于老旧技术”，大部分仍然仰赖纸质文件。该系统的开发陷入了腐败的争议。2000年至2021年期间，南非警察署在该系统开发和维护上的花费超过1.03亿兰特。⁴⁷

9.2 南非警察署所属枪支和腐败

南非警察署在全国大多数派出所（大约1,100个）都存有枪支。这些枪支通常是指定给南非警察署警员使用的武器；以及在行动中缴获的非法枪支；或者是民众上交给警方的枪支。这些枪支通常储存在警察局的安全区域，称为第13科仓库。关于这类第13科仓库的最近一次数据来自于2011年1月。当时的记录显示，这些仓库中存有188,848支枪支。⁴⁸南非警察署还将指定销毁的武器转送到南非各地的集中储藏点，以减少被转用的危险。

据悉，派出所对这些第13科仓库的安保、管理和行政措施并不一致。⁴⁹陈旧的记录保存系统则妨碍了实时监督和风险规避的实施。例如，警察部长在回答议会关于警方保管的枪支遗失的问题时说：“中央电子数据库中并没有收录这类信息。每个派出所都必须手动检查其第13科仓库的登记册来获取相关信息，还需要验证这些信息的正确性和完整性。这个过程将是一个巨大的行政负担，可能会影响到南非警察署的警务服务。如果第13科仓库报告枪支遗失或失窃，（相关部门）就会刑事立案并展开调查。不过，犯罪管理系统所收集的资料只会反映“枪支失窃”，因为在犯罪管理系统中，没有专门的犯罪代码用来指明发生在第13科仓库的盗窃行为。”⁵⁰

存放在派出所的警局枪支的安保最终取决于派出所指挥官以及省一级中央枪支登记处官员的责任心，是否确保有足够的安保措施，并对枪支进行定期检查和审计。因此，鉴于南非全国各地的派出所数量众多，南非警察署持有的枪支存在着相当大的转用风险。犯罪团伙近年来以乡村派出所为目标，盗窃警察的枪支。而警察的腐败行为导致了更大程度的枪支转用。下面介绍的是四个受人关注的腐败案例，它们显示了许多共同的风险因素。

案例一：2010年有报道称夸祖鲁-纳塔尔省伊南达（Inanda）派出所的一名证物管理人员参与了从第13科仓库偷走98支枪支的案件。他随后被判处20年监禁。⁵¹2010年6月，议会警察事务委员会的现场勘察表明，伊南达派出所行政管理糟糕，加上夸祖鲁-纳塔尔省警察局枪支管制机构监督匮乏，这些都助长了枪支盗窃情况的发生。⁵²据报道，内尔斯普鲁特（Nelspruit）、⁵³桑顿（Sandton）⁵⁴和爱丽丝（Alice）地方⁵⁵的派出所也发生过类似的案件。

案例二：2014年，警方突袭了约翰内斯堡伍德一个据称是犯罪团伙头目的家，发现了300多支无证枪支，以及弹药和炸药。在随后的法律程序中，发现其中一些枪支是警用枪支，而另一些枪支则在之前全国性的枪支特赦活动中曾被上交到林登（Linden）派出所进行销毁。⁵⁶2022年1月，诺伍德派出所第13科仓库又有175支枪支被盗。⁵⁷在另外三起引人注目的案件中，有警局人员参与从警局第13科仓库向犯罪集团非法转让枪支。2017年9月，有报道称贝尔维尔南部（Bellville South）和米切尔平原（Mitchells Plain）警察局的枪支被警察卖给了黑帮成员。⁵⁸同年12月，一名初级警员因涉嫌向在夸祖鲁-纳塔尔省乌姆拉齐（Umlazi）臭名昭著的格列贝兰兹招待所活动的杀手提供枪支而被捕。⁵⁹

案例三：2015年1月，负责看管豪登省弗里尼欣（Vereeniging）派出所缴获枪支的警员克里斯蒂安·普林斯罗上校（Col Christiaan Prinsloo）被捕。他被指控自2007年以来通过枪支经销商和中介商向开普敦两个最大的帮派——28帮和杂种帮（Mongrels）的成员提供了大约2,400支枪支。⁶⁰由于不受关注并且缺乏监管，普林斯罗得以与其他警员勾结，从待销毁的警局武器库存中获得了这些枪支。南非警察署的电子枪械数据库中的信息则被造假，显示这些武器早在2007年就被销毁。警方调查也显示，在2010年至2016年期间，约有1,066起谋杀案（其中231起受害者是儿童）是使用这些特定的枪支犯下的。⁶¹

案例四：南非前总统雅各布·祖玛被捕后，在2021年7月夸祖鲁-纳塔尔省和豪登省发生了骚乱和大规模抢劫。在此期间，约150万发从巴西进口的小武器弹药从特克维尼市（eThekweni）附近的一个集装箱港口被盗。有人怀疑这宗案件涉及腐败和有组织犯罪，因为在盗窃案件发生时，集装箱没有得到妥善看管，而如此大量的弹药重量超过14吨，⁶²要盗窃这些弹药需要相当多的后勤支援。一些弹药随后在靠近特克维尼的拉芒特维尔（Lamontville）⁶³被犯罪分子用于与警方的枪战中。

与枪支和弹药有关的腐败也影响到一些大城市的警察机构，如约翰内斯堡大都会警察局。2022年的警方调查显示，该部门的两名官员涉嫌非法销售数千发官方警用弹药。⁶⁴

9.3 开普敦地区的警察腐败、枪支和上升的谋杀率

现有数据显示，大多数与枪支转用给犯罪团伙有关的警察腐败都发生在西开普省，特别是在南非的第二大城市开普敦。根据官方犯罪数据，开普敦的谋杀率从2009–2010年度的每10万人43起上升到2020–2021年度的每10万人69起（增长了60%）。平均来看，在同一时期，南非大多数其他主要城市的谋杀率要么下降，要么保持相对稳定——所有其他主要城市的平均谋杀率在每10万人36起到41起之间变化。⁶⁵

一项关于开普敦枪支和非枪支谋杀案件的研究表明，2010年至2013年间，开普敦的谋杀案件增加了14%，主要原因是枪支伤害。⁶⁶西开普省政府进行的研究亦证实了这一点。⁶⁷更新

一些南非警察署报告指出，枪支伤害仍然是西开普省谋杀案的主要原因。⁶⁸南非警察署的数据也显示，在2010–2011年度至2017–2018年度期间，每10万人中发生的“恶性抢劫”（一种经常涉及使用枪支的抢劫类型）的比例增加了73%，从280起增加到484起。⁶⁹

在开普敦的谋杀率和恶性抢劫率系统性地上升同时，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的比例也普遍上升，从2009–2010年度的每10万人中51起增加到了2020–2021年度的每10万人中67起（增加了31%）。同样的，在同一时期内，平均而言南非大多数其他主要城市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的比例或下降、或保持相对稳定，所有其他主要城市的平均非法持有枪支和弹药率在每10万人中33起至36起之间变化。

这一数据表明，自2009–2010年度以来，非法枪支可能在开普敦的大多数枪支谋杀案中都有使用。这一结论得到了南非警察署调查的支持。通过弹道证据，南非警察局将2010年至2014年间发生的1,066起谋杀案与普林斯洛上校向开普敦黑帮提供的888支枪支联系起来。⁷⁰据称，犯罪团伙从警方那里获得的许多枪支加剧了整个城市暴力团伙之间火拼的程度。⁷¹西开普省政府又报告，2019年6月至2021年12月期间，西开普省（其中大多数在开普敦）发生了442起涉及3人或3人以上同时被枪击的事件，其中563人死亡，另有1,000多人受伤。⁷²

在2020年3月至5月的封锁期间，开普敦的枪支伤害有适度下降。这得益于显著可见的警察执法和禁止酒精饮料销售的禁令。⁷³但在2020年6月封锁规定放松后，此类伤害大幅增加。⁷⁴2022年1月至3月期间，西开普省的谋杀案件的数量比2021年同期增长了12%以上。



在南非德班的东海岸枪支店和培训中心，武器教官里德瓦恩·赛义德（Ridwaan Syed）在三位公民办理新的枪支许可证时，对他们进行了枪支所有权的指导，2021年9月3日。© 欧新社—埃菲社/舒特斯托克公司/Kim Ludbrook

十. 枪械管制改善措施

针对改善枪支和弹药管制，从而减少枪支和弹药落入罪犯之手这一议题，南非政府近年来在立法、政策和实践方面都取得了一定进展。这其中包括：拟议的《枪支管制法》修正案；为中央枪支登记处制定新的“转型”战略；加强看护警用枪支的措施；并且加强对私人安保行业获取和使用枪支的规范管理。

10.1 《枪支管制法》修正案

南非警察署于2021年发布了对《枪支管制法》的拟议修正案。一项关键的提议是删除关于允许21岁及以上的个人出于自我防卫目的申请枪支许可的规定。南非警察署称，这项提议的主要原因是，以自卫目的获得许可的枪支属于最容易被盗或遗失的合法枪支类别。各种拥护枪支的团体对修正案提出了相当大的反对意见，警务民用秘书处也在同年收到了超过10万份书面反馈。本文撰写之时，最终敲定修正案的时间表尚未决定。

10.2 中央枪支登记处的“转型”战略

南非警察署2020–2021年度报告指出，警方正在整合中央枪支登记处的“转型”战略，其目标不仅是改善中央枪支登记处的功能（包括开发更强大的电子许可和记录保存系统），还包括改善中央枪支登记处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然而，议会警察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在2022年4月的一次会议上指出，改革和构建中央枪支登记处能力的进展相对缓慢。不过，在同次会议上，新任命的国家警察署长范尼·马瑟莫拉将军（General Fannie Masemola）表示，他将优先处理中央枪支登记处的功能失调问题。⁷⁵ 2022–2023年度南非警察署业绩计划还表明，警方已经完成了一份关于如何更好地装备中央枪支登记处的报告。⁷⁶

10.3 南非警察署内部的枪支管制

2022年2月，警察部长报告称，南非警察署积极寻求可以改善其所属枪支的管制方法。南非警察署的枪支使用一种独特的点阵式打码（条形码）方法，警用弹药盒则使用“P”进行标记。南非警察署枪支的弹道“指纹”被采集到南非警察署综合弹道信息系统中。需要配枪的警员要接受特定的审查，之后配发枪支挂绳和枪支保险柜（用于在住所时存放武器）。南非警察署报告称，在枪支训练和射击实践中，教练人员经常强调枪支的安全操作和保护。⁷⁷不过仍需大量的干预措施来改进对警署所属枪支的管制。

10.4 私人安保行业的枪支管制

为了加强私人安保行业枪支管制工作，私人安保行业监管局下设了一个枪支管理小组委员会。相应措施包括对安全服务供应商数据库的改进，该数据库现在纳入了获得许可并登记使用枪支的私人安全组织的详细信息。小组委员会定期向中央枪支登记处提交有关此类业务的报告。私人安保行业监管局还设立了一个由监管局和中央枪支登记处的官员共同组成的常务委员会。该常委会旨在：协调监管局和中央枪支登记处的决策、行动和操作；规范私人安保行业对枪支的管制；制订签发枪支许可的最低要求、以及撤销许可的指南；共享信息；并为私人安保行业培训枪械督察。⁷⁸

10.5 其他枪支管制措施

南非警察署在其2022–2023年度业绩计划中强调，非法枪支是一项优先事项，警署将会针对枪支犯罪率高的地区有策略地进行警力部署，并开展情报主导的高密度行动。⁷⁹ 2022年，西开普省政府推出了一项匿名举报非法枪支的奖励制度，向警方提供非法枪支信息的公众——如果这些信息有助于执法人员没收枪支——将获得奖金。⁸⁰同样在2022年，西开普省政府采用了根据数据确定暴力热点地区，从而进行省内警察资源部署的方式，之后省政府称因此收缴到了更多的非法枪支。⁸¹

十一. 政策建议

完成《枪支管制法》修正案	2021年拟议的《枪支管制法》修正案在减少南非境内枪支和弹药转用方面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因此，警务民用秘书处和议会警察事务委员会尽快完成法案的修订工作、并且基于可靠的科学研究完成最终修订尤为重要。
加强及改善中央枪支登记处	南非警察署已经表示，建设和提高中央枪支登记处能力是优先事项之一。中央枪支登记处在枪支管制和防止武器转用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南非警察署应加快进程，大幅改善中央枪支登记处的运作（尤其是有效推行功能完备的电子许可系统）。
枪支计划的汇编	南非警察署在本世纪初制定了一项全面的枪支计划，通过由警署领导、多部门协同的方法来打击枪支犯罪和转用。2000年至2008年间枪支犯罪降低，这一计划功不可没。 ⁸² 鉴于目前南非严重的枪支犯罪，警署应考虑制定和实施一项新的枪支计划，并与受犯罪活动影响的社区和其他相关利益攸关方协商，共同起草这项计划。
针对枪支的警方行动	针对非法枪支的警方行动曾是上述枪支计划的核心组成部分。这类行动（例如2004年的赛图尼亚行动（Operation Sethunya））有助于减少非法枪支的数量，尤其是在犯罪率高的地区。 ⁸³ 在未来执行类似的行动亦会有很大价值。
加强对警方武器库的控制 (警方第13科仓库)	南非警察署枪支管制制度中最薄弱的环节之一，是警署缺乏一套针对其所属枪支和弹药（如警署设在派出所一级的第13科仓库）的中央电子管理系统。私营部门有相当多的库存/资产管理专门知识。南非警察署如果能与声誉良好的私营企业实体建立伙伴关系，制定出既易于管理又经济实惠的解决方案，则将获益良多。
改进合法弹药贸易	向持有枪支许可的人合法出售弹药在实践中存在漏洞，造成了大量弹药的转用（特别是在犯罪分子中）。中央枪支登记处、私人安保行业监管局和枪支经销商应该寻找减少滥用此类漏洞的措施。《枪支管制法》修正案或许可以解决这一难点。
实施《预防犯罪和暴力综合战略》 (Integrated Crime and Violence Prevention Strategy)	南非内阁于2022年3月批准了《预防犯罪和暴力综合战略》。该战略为预防暴力犯罪、促进社区安全、打造警力职业化并改善警务工作提供了全面和综合的方法。一个更安全的南非则可能会降低人们对于获取合法和非法枪支用于自卫的需求。因此，政府应抓紧执行《预防犯罪和暴力综合战略》。

注释

- 1 国家常规武器控制委员会 (2020), 《2020年武器进出口年度报告》; 国家常规武器控制委员会 (2021), 《2021年武器进出口年度报告》。
- 2 南非议会研究中心 (2021), 《丹尼尔: 企业的地位》。
- 3 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 (2019), 《2019年全球凶杀问题研究报告》。
- 4 马修斯 (Mathews S) 等 (2017), 《加强预防暴力行为: 更全面地了解南非针对妇女和儿童暴力行为的直接和间接决定因素》, “安全和暴力倡议”。
- 5 兰姆、沃顿 (Lamb G, Warton G) (2016), 《南非的犯罪为何如此暴力? 南非暴力犯罪最新快速证据评估》, “支持扶贫政策发展项目” (PSPPD 二期)。
- 6 警察署民用秘书处 (2015), 《2000-2014年<枪支管制法>对犯罪的影响分析》。
- 7 罗伊 (Roy TJ) (2021), 《不, 南非并非世界上枪支相关死亡率高的国家》, 《非洲检查》, 8月17日。 (<https://africacheck.org/fact-checks/reports/no-south-africa-doesnt-have-worlds-2nd-highest-rate-firearm-related-deaths>)
- 8 兰姆 (Lamb G) (2020), 《逍遥法外》, 《非洲真相》第52期, 第84-87页。
- 9 马修斯 (Mathews S) 等 (2013), 《南非对儿童凶杀案的流行病学研究》, 《世界卫生组织公报》第91期, 第562-568页; 普林斯罗 (Prinsloo M) 等 (2012), 《2001-2005年, 南非四个城市针对15岁以下儿童的致命暴力调查》, 《国际伤害控制和促进安全促进期刊》第19卷第2期, 第181-184页; 斯沃特、塞达特、奈尔 (Swart LA, Seedat M, Nel J) (2018), 《南非约翰内斯堡青少年凶杀案受害情况背景调查》, 《人世间暴力研究期刊》第33卷第4期, 第637-661页。
- 10 兰姆 (Lamb G) (2017), 《锯齿状的蓝色边境: 南非的警察和边界治安》。
- 11 波特杰特 (Potgieter D) (2011), 《枪支许可乱套了》, 6月3日。
- 12 姆坦布-绍特、兰姆 (Mthembu-Salter G, Lamb G) (2008), 《失去的意义: 南非的枪支转用》, 载于伯曼、克劳斯、勒布朗、麦克唐纳 (EG Berman, K Krause, E LeBrun, G McDonald) (编辑), 《2008年小型武器调查: 风险和弹性》, (纽约: 剑桥大学出版社)。
- 13 社区安全司 (2015), 《枪支立法对犯罪的影响: 西开普省》, 西开普省政府。
- 14 南非议会研究中心 (2021), 《与枪支有关的关切事项: 中央枪械登记处真理大厦、应用程序、积压及现代化、枪支特效以及遗失或被盗的南非警察署枪械》, 8月23日。
- 15 南非警察署 (2019), 《对议会第653号问题的答复》, 议会监督小组。 (<https://pmg.org.za/committee-question/11589/>)
- 16 南非警察署 (2005), 《南非警察署长年度报告: 2004年4月1日至2005年3月31日》。
- 17 《每日新闻》 (2021), 《两名携带AK47步枪、手枪和弹药的南非人在博茨瓦纳被捕》, 11月18日。 (<https://www.iol.co.za/dailynews/news/two-south-africans-arrested-in-botswana-with-ak-47-rifle-pistol-ammunition-6aad496f-e20b-4c58-8768-2eb8917bb978>)
- 18 《非洲电子新闻频道》 (2020), 《津巴布韦枪支暴力犯罪上升》, 10月18日。 (<https://www.enca.com/news/violent-gun-crimes-rise-zimbabwe>)
- 19 吉卡 (Jika T) (2022), 《政变后祖马总统专机涉嫌走私武器到莱索托》, 《星期日时报》, 3月20日。 (<https://www.timeslive.co.za/sunday-times/news/politics/2022-03-20-weapons-allegedly-smuggled-into-lesotho-on-zumas-presidential-jet-after-coup-attempt/>)
- 20 这些枪支通常包括那些获得继承而没有重新申请许可的枪支, 或由于《枪支管制法》更严格的限制而无法获得许可的枪支。
- 21 所有交出的枪支都要经过弹道测试。那些曾被用于犯罪案件的枪支则无法获得免于起诉的特赦。
- 22 克里斯汀 (Kirsten A) (2007), 《更简单、更好、更快: 回顾2005年枪支特效》, “安全研究所”第134号论文。
- 23 南非议会研究中心 (2021), 《与枪支有关的关切事项: 中央枪械登记处真理大厦、应用程序、积压及现代化、枪支特效以及遗失或被盗的南非警察署枪械》, 8月23日。
- 24 奇韦特 (Tshwete S) (2000), 《南非: 转型期中的犯罪和治安》, 载于肖 (Shaw M) (编辑) 的《转型社会中的犯罪和治安》, (约翰内斯堡: 康拉德·阿登纳基金会), 第28页。
- 25 兰姆 (Lamb G) (2018), 《南非谋杀案和南非警察署对南非非法枪支的监管》, 《犯罪学报: 南部非洲犯罪学杂志》第31卷第1期, 第35-54页。
- 26 警察署民用秘书处 (2015), 《2000-2014年<枪支管制法>对犯罪的影响分析》。
- 27 #让枪支远离街头 (2022): <https://www.facebook.com/hashtag/gunsofthestreets/>; 南非情报局 (2002), 脸书网页: <https://www.facebook.com/IntelligenceBureauSA/>
- 28 兰姆 (Lamb G) (2018), 《南非谋杀案和南非警察署对南非非法枪支的监管》, 《犯罪学报: 南部非洲犯罪学杂志》第31卷第一期, 第35-54页。
- 29 玛洛伞 (Maromo J) (2022), 《警察在马桶水箱中找到了埃斯特·马兰古被劫后转卖了好几次的枪》, 《IOL新闻网》, 4月7日。 (<https://www.iol.co.za/news/pics-esther-mahlangus-gun-sold-several-times-after-her-robbery-recovered-by-cops-in-a-toilet-cistern-5ced01a5-8b12-4763-9640-f055c5d734ac>)
- 30 所罗门 (Solomons L) (2022), 《因持有过世者的枪支而被捕的4人中有人前议会警察、黑帮成员》, 《新闻24小时》, 1月30日。 (<https://www.news24.com/news24/southafrica/news/former-parliament-cop-gang-member-among-4-arrested-in-possession-of-dead-mans-gun-20220130>)
- 31 多利 (Dolley C) (2019), 《执法者: 开普敦致命的夜总会战斗内幕》 (杰普斯敦: 乔纳森·鲍尔)。
- 32 兰姆 (Lamb G) (2008), 《枪口之下: 一份对南非枪支犯罪和暴力的评估》。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344886962_Under_the_gun_An_assessment_of_firearm_crime_and_violence_in_South_Africa_Report_compiled_for_the_Office_of_the_President_Pretoria_South_Africa_2008)
- 33 南非警察署 (2022年), 《南非警察署2020-2021年度报告》。
- 34 警察部 (2016), 《南非枪支管制和管理委员会的报告》。
- 35 艾里什-寇博辛 (Irish-Qhobosheane J) (2021), 《如何消弭枪声? 南非非法枪支市场》, “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全球倡议”, 9月。 (https://globalinitiative.net/wp-content/uploads/2021/09/GITOC-ESA-Obs-How-to-silence-the-guns-Southern-Africas.REV_.pdf)
- 36 多利 (Dolley C) (2021), 《致狼群: 叛徒警察如何打造南非黑社会》 (特立独行451出版社)。
- 37 文特尔 (Venter Z) (2012), 《枪支许可困境“终结”了》, 《比勒陀利亚新闻》, 6月18日。 (<https://www.iol.co.za/news/gun-licence-woes-are-over-1321126>)
- 38 塞劳 (Serrao A) (2013), 《枪支许可丑闻调查》, 《比勒陀利亚新闻》, 7月9日。
- 39 福斯特 (Foster G) (2013), 《遥遥无期》, 《包打听周刊》, 10月19日。 (<https://www.noseweek.co.za/article/3039/Way-off-Target>); 塞劳 (Serrao A) (2013), 《枪杀凯布尔的凶手在枪支丑闻中被点名》, 《星报》, 10月7日。 (<https://www.iol.co.za/news/kebbles-killer-named-in-guns-scandal-1587943>)
- 40 塞劳 (Serrao A) (2014), 《高级警察因枪杀事件被解雇》, 《星报》, 4月7日。
- 41 多利 (Dolley C) (2018), 《警察在向帮派转运枪案中销毁文件一面临更多指控》, 《新闻24小时》, 5月4日。 (<https://www.news24.com/SouthAfrica/News/cops-destroyed-documents-in-guns-to-gangs-case-more-allegations-20180503>)
- 42 多利 (Dolley C) (2017), 《枪支经销商、保安公司的枪支成为调查焦点》, 《新闻24小时》, 8月3日。 (<https://www.news24.com/SouthAfrica/News/gun-dealers-security-companies-focus-of-firearms-investigation-20170802>)
- 43 霍基、格力 (Hawkey S, Gree H) (2018), 《“勒索策划者”带来手持AK47的警卫出庭》, 《时报即时消息》, 4月5日。 (<https://www.timeslive.co.za/news/south-africa/2018-04-05-extortion-mastermind-brings-in-ak47-wielding-guards-for-court-date/>)
- 44 伊萨克斯 (Issacs L) (2018), 《帕利对逮捕被控腐败的警员表示欢迎》, 《眼见为实网》, 4月10日。 (<https://ewn.co.za/2018/04/10/pali-welcomes-arrest-of-saps-officials-accused-of-corruption>)
- 45 谢赫 (Shaikh N) (2017), 《辛迪加通过“贿赂”为外国人获取枪支许可》, 《周日论坛报》, 3月26日。 (<https://www.iol.co.za/news/syndicate-pays-bribes-to-secure-gun-licences-for-foreigners-8351011>)
- 46 《IOL新闻网》 (2002), 《高级警察向黑帮分子出售枪支许可》, 7月16日。 (<https://www.iol.co.za/news/south-africa/top-cops-sold-gun-licences-to-gangsters-89803>)
- 47 南非警察署 (2021), “对第1395号问题的答复, 2021年10月25日”, 南非警察署。
- 48 审计长 (2011), 《审计长关于第28号投票财务报表的报告: 南非警察署和安全保障秘书处, 截至2011年3月31日》。
- 49 莫森 (Mawson N) (2004), 《南非警察署“失去枪支的踪迹”》, 《邮报和卫报网络版》, 3月26日。 (<https://mg.co.za/article/2004-03-26-saps-lose-track-of-firearms/>); 南非警察署 (2011), 《3月8日向警察事务组委员会关于保护警署枪支——包括警署第13科仓库中的枪支——报告》。
- 50 姆特斯瓦 (Mthethwa N) (2011), 《对议会第3403号问题的答复》, 1月4日。 (<https://www.defenceweb.co.za/joint/government-affairs/parliamentary-question-dop-missing-rifles/?catid=86%3Agovernment-affairs&Itemid=187>); 南非共和国议会 (2011), 《委员会报告 (国民大会): 警察事务》, 载于《公告、文件和委员会报告第96号》, 8月16日。
- 51 姆尼西 (Mnisi T) (2010), 《伊南达枪支窃贼被判20年——姆特斯瓦》, 《政治网》, 6月4日。 (<http://www.politicsweb.co.za/news-and-analysis/inanda-firearm-thief-gets-20-years--mthethwa?sn=Marketingweb+detail>)
- 52 议会警察事务委员会 (2011), 《委员会报告: 警察事务》, 载于《公告、文件和委员会报告第14号》, 2月, 南非共和国议会。
- 53 南非新闻协会 (2013), 《警长因贩卖枪支被捕》, 《新闻24小时》, 8月21日。
- 54 马希戈 (Mashego A) (2014), 《“腐败的”桑顿警察面临指控》, 《新时代》, 12月2日。
- 55 东开普省高等法院 (2013), 《博肖夫 (S v Boshoff) 案件 (CA & R 390/12) [2013] ZAECGHC 102; 2014年(1) SACR 422 (ECG) (2013年9月27日)》。
- 56 南非新闻协会 (2014), 《辛迪加头目被发现藏有大量武器》, 《新闻24小时》, 5月22日 (<http://www.news24.com/SouthAfrica/News/One-of-SAs-most-wanted-found-with-large-arms-cache-20140522>); 霍斯肯 (Hosken G) (2014), 《警察泄露枪支》, 《时代日报》, 6月4日。 (<http://www.timeslive.co.za/thetimes/2014/06/04/cops-leaking-guns>)
- 57 派蒂斯 (Pijoos I) (2022), 《被盗枪支: 诺伍德派出所所长辞职》, 《新闻24小时》, 1月20日。 (<https://www.news24.com/news24/southafrica/news/stolen-firearms-norwood-police-station-commander-resigns-20220120>)
- 58 恩格克波 (Ngcobo K) (2018), 《警察因在贝尔维尔派出所盗窃18支枪支被捕》, 《IOL新闻网》, 6月20日。 (<https://www.iol.co.za/news/south-africa/western-cape/cop-nabbed-over-theft-of-18-firearms-at-bellville-police-station-15566869>)
- 59 伯格 (Burger V) (2018), 《又有人因格列贝兰兹招待所凶杀案被捕, 而案件的复杂性使得伸张正义陷入困境》, 《每日特立独行报》, 10月28日。 (<https://www.dailymaverick.co.za/article/2018-10-28-another-arrest-in-gebelands-hostel-killings-saga-but-complexities-keep-justice-at-bay/>)
- 60 马希戈 (Mashego A) (2014), 《“腐败的”桑顿警察面临指控》, 《新时代》, 12月2日。
- 61 巴杰斯 (Baadjies M) (2015), 《黑警卖给你200支枪》, 《每日之声》, 7月15日 (<http://www.iol.co.za/news/crime-courts/dirty-cop-sold-us-200-guns-1.1885760#Vc45cot4qx1>); 多利 (Dolley C) (2017), 《关于全国枪支走私调查你应该知道的10件事》, 《新闻24小时》, 8月4日。 (<https://www.news24.com/SouthAfrica/News/10-things-you-should-know-about-the-national-gun-smuggling-investigation-20170804>)

- 62 “打击跨国组织犯罪全球倡议”（2021年），《德班大规模的弹药失窃事件引发人们对夸祖鲁-纳塔尔省动荡和政治暴力加剧的担忧》，《每日特立独行报》，9月8日。（<https://www.dailymaverick.co.za/article/2021-09-08-massive-ammunition-theft-in-durban-raises-fears-of-increased-volatility-and-political-violence-in-kwazulu-natal/>）
- 63 《国防网》（2021），《飞鹰警察部队调查德班弹药失窃事件》，8月5日。（<https://www.defenceweb.co.za/featured/hawks-investigating-durban-ammunition-theft/>）
- 64 《时代直播》（2022），《约翰内斯堡大都会警察局警察被曝贩卖警用弹药》，4月10日。（<https://www.timeslive.co.za/news/south-africa/2022-04-10-jmpd-cops-caught-dealing-in-official-ammol/>）
- 65 《南非城市网络》（2019），《2018年城市安全状况报告》；《南非城市网络》（2022年），《2021年南非城市安全状况报告》。
- 66 马茨波利斯（Matzopolous R）等（2018），《1994年至2013年开普敦枪支和非枪支相关凶杀案的回顾性时间趋势研究》，《南非医学期刊》第108卷第3期，第197-204页。
- 67 西开普省政府（2012），《关于安全信息的非正式报告：西开普省的凶杀案：开普敦的一项案例研究》，社区安全司。
- 68 南非警察署（2018），《西开普省非法枪支的供应情况：西开普省警察局长简报：社区安全部门关于第一、二、三季度的表现》。（<https://pmg.org.za/committee-meeting/26146/>）
- 69 南非城市网络（2019年），《2018年城市安全状况报告》。
- 70 多利（Dolley C）（2017），《关于全国枪支走私调查你应该知道的10件事》，《新闻24小时》，8月4日。（<https://www.news24.com/SouthAfrica/News/10-things-you-should-know-about-the-national-gun-smuggling-investigation-20170804>）
- 71 塔姆（Thamm M）（2018），《杀戮场：非法枪支如何把开普公寓区变成了一个战区》，《每日特立独行报》，4月4日。（<https://www.dailymaverick.co.za/article/2018-04-04-the-killing-fields-how-illegal-firearms-turned-the-cape-flats-into-a-war-zone/>）
- 72 《眼见为实网》（2022），《2019年6月至2021年12月期间，西开普敦省发生了400多起大规模枪击事件》，5月16日。（<https://ewn.co.za/2022/05/16/wc-has-seen-more-than-400-mass-shootings-between-june-2019-and-december-2021>）
- 73 兰姆（Lamb G）（2022），《暴力社会中的治安和边界：南非案例研究》（阿宾顿：劳特利奇出版社）。
- 74 纳夫塞利亚（Navsaria P）等（2021），《新冠疫情期间，封锁对南非开普敦发生的故意和非故意伤害事故的影响：初步报告》，《南非医学杂志》第111卷第2期，第110-113页。
- 75 议会警察事务委员会（2022），《与副部长、议会监督小组讨论南非警察署2022—23年度业绩计划的会议》，议会监督小组。
- 76 南非警察署（2022年），《南非警察署2022—23年度业绩计划》。
- 77 南非警察署（2022年），《对第117号问题的书面答复》，南非警察署。
- 78 私人保安行业监管局（2021），《2020—21年度报告》。
- 79 南非警察署（2022年），《南非警察署2022—23年度业绩计划》。
- 80 《眼见为实网》（2022），《西开普省重新引入举报非法枪支奖励制度》，5月23日。
- 81 《开普时报》（2022），《安全仪表盘在西开普省推出》，5月26日。（<https://www.iol.co.za/capetimes/news/safety-dashboard-launched-in-western-cape-422324c3-eb63-450e-9544-cc6e2cf0888c>）
- 82 兰姆（Lamb G）（2018），《南非的谋杀和南非警察署对非法枪支的监管》，《犯罪学报：南部非洲犯罪学杂志》第31卷第1期，第35-54页。
- 83 同前。

更安全世界 (Saferworld)

更安全世界是一家独立的国际组织，致力于防范暴力冲突和构建更安全生活。更安全世界与遭受冲突影响的人们一道努力，改善他们的安全状况及安全感，开展广泛研究分析。我们通过循证方式，改进地方、国家和国际政策和实践，以协助建立持久和平。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

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是2001年成立的非营利非政府组织，关注军控、裁军和防扩散问题。协会主要活动包括协调组织军控和国际安全领域的研究、教育和交流。此外，协会还在中国举办和赞助相关议题的研讨会和培训班。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是中欧非防止常规武器和弹药在非洲扩散项目的正式合作伙伴，领导该项目在中国的实施，并参与项目在非洲和非洲的实施。协会曾为实施2012-2014年中欧非常规武器管控对话与合作项目做出了贡献。

安全研究与信息中心 (SRIC)

肯尼亚安全研究和信息中心是一个独立的非营利性智库，致力于提供有关肯尼亚、大湖区和非洲之角的人员安全和安全领域动态数据和信息。肯尼亚安全研究和信息中心以研究为基础，以影响和推动该地区安全领域积极变化为目标。肯尼亚安全研究和信息中心是中欧非防止常规武器和弹药在非洲扩散项目的正式合作伙伴，领导该项目在非洲的实施。

更安全世界注册慈善机构编号：1043843

担保有限公司编号：3015948

国际标准书号：978-1-912901-35-7

SAFERWORLD
PREVENTING VIOLENT CONFLICT. BUILDING SAFER LIVES

